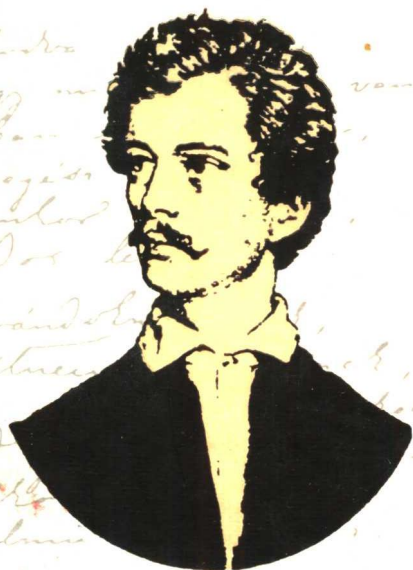


Dalamb.

Elmerenged gondolkodni
A nem tudom, hogy van
A szívetek között
A szívetek között
A szívetek között
A szívetek között
A szívetek között
A szívetek között
A szívetek között
A szívetek között



裴多菲文集

第六卷

PETŐFI
SÁNDOR
MŰVEI

De mit hisz a föld, hogy bűnösök lettek?
Kétszáz évvel ezelőtt, hogy bűnösök lettek?
A föld, hogy bűnösök lettek?
A föld, hogy bűnösök lettek?
A föld, hogy bűnösök lettek?
A föld, hogy bűnösök lettek?
A föld, hogy bűnösök lettek?
A föld, hogy bűnösök lettek?
A föld, hogy bűnösök lettek?
A föld, hogy bűnösök lettek?

上海译文出版社

103967

1512.24

002



裴多菲文集



第六卷



戈宝权 兴万生 冯 春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PETŐFI SÁNDOR
ÖSSZES MŰVEI

本书根据 Akadémiai Kiadó
Budapest, 1951 年版第 4 卷至第 6 卷译出

裴多菲文集

第六卷

戈宝权 兴万生 冯 春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长阳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5.25 插页 5 字数 319,000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3,000 册

ISBN7-5327-1980-4/I·1182

定价:24.80 元

目 次

小 说

私奔	• • • • •	3
爷爷	• • • • •	9
淡黄马和枣红马	• • • • •	40
绞吏之绳	• • • • •	72

戏 剧

老虎与鬣狗	• • • • •	201
-------	-----------	-----

散 文

旅行札记	• • • • •	303
旅行书简	• • • • •	337
爱尔德利之行	• • • • •	392
日记九篇	• • • • •	394
历史札记(片断)	• • • • •	419
我的儿子卓尔坦长到七个月的时候的生活史	• • • • •	423

一八四八年五月二十七日，佩斯	428
告吉什-库恩萨格选民书	434
一八四八年八月十日，佩斯	439
答复魏勒斯马尔蒂	445
对一个非常肮脏的问题的最初的	
也是最后的发言	449
一八四八年九月十七日，佩斯	452
“平等协会”宣言	456
写给国民代表大会的信	462
一八四九年一月九日，德布勒森	463
回忆贝姆将军	467
民族剧院	476

小 说

私 奔

“你到哪里去?”

“到佩斯去。”

“到佩斯去吗?”

“是的。”

“为什么要到那里去?”

“因为那里最安全。”

“好极了!”

“得早早地走……”

“我一定早早准备好。”

“你要万分留心呀!”

“不要怕……”

“无论如何迟不得呀!”

“迟不了。”

“再见,安娜!”

“晚安,卡洛依!”

二

乔尔诺依·安得烈先生是一个可怜的老头子。他在俱乐部里下棋，带着胜利的神情对他的对手说：“将死你！”好像他一生当中，不曾被任何人将死过似的。

安娜是他的老婆，卡洛依是他的侄儿。

三

第二天，整个小镇上传开了这样一个耸人听闻的消息：乔尔诺依·卡洛依和乔尔诺依·安得烈夫人两人偷情，终于私奔了。

“这一下把老头子治得好苦啊！为什么他要娶这样一个年轻貌美的姑娘做老婆呢！”

“这样愚蠢的事情，实在不可想象啊……也许这两个年轻人恋爱得太热火了。”

“让事实作裁判吧！”

“我实在替那个老头儿难过。我敢打赌，这小娘儿们一定要把老头子送进坟墓里去了。”

“可怜的老头子啊！”

“可怜的乔尔诺依·安得烈啊！”

四

正当这种幸灾乐祸的议论在小镇上纷纷扬扬流传的时候，

卡洛依和他年轻貌美的婶母安娜已经相会在佩斯城了。他们两个人坐着快马车向一家旅馆匆匆驶去的时候，迎面来了一辆快马车。

“哈一啊！”安娜叫了起来。

“他瞟了我一眼！”卡洛依心里想，急促地向迎面而来的快马车打量了一下；于是他们两个人赶忙拉起皮大衣，竭力想把头蒙盖起来。因为他们遇到的这辆快马车，上面坐着的正是本镇的一位商人。

“他不会认出我们来的！”他们来到旅馆的房间后，卡洛依很有把握地说道。“如果他认出是我们，他早就打招呼了。”

“谢天谢地！”

“安娜，现在你属于我了。你整个儿都属于我了——你那美丽的棕色头发、绯红的双唇、一对黑溜溜的眼睛、洁白的胸膛……全部属于我所有了。”

“我属于你，卡洛依！”

他们快乐极了。他们仿佛醉汉在烟酒店里得到的那暂时的幸福，可是当他们清醒过来以后，便唉声叹气地说道：

“天呀！我们将怎样生活下去呢？没有钱花，没有东西吃……”

他们的话还没有说完，外边响起了敲门声，一个陌生人走了进来。

“乔尔诺依·卡洛依先生！我能同您说几句话吗？”那陌生人问道。卡洛依默默地听着，他十分慌乱，因为他觉得他和安娜的行动已被人发觉了。

“您默不作声？”那陌生人继续说道，“但是您的那种惊异已

经证明您就是我要寻找的人。请您在这张纸条上签个字。一年以后,我再来看您。请您不要忘记:从今天起,一年以后,我再来看您。再见!”

那位神秘的陌生人转身走了。

卡洛依和安娜又诧异又快活。但是,在他们的心里诧异多,还是快活多呢?那倒是很难说了。那陌生人给他们的纸片,原来是一张银行支票,上面的钱数足够他们两个人阔绰地生活一年。这张支票的通知单上写着,这笔款子,银行马上就会派人送来的。

“这真是令人难以理解啊!”安娜看着放在桌子上的支票,这样说道。

“是啊,真是难以理解……”卡洛依随声附和地说,“金钱落到咱们手中,真像吗哪^①从天而降啊!”

现在他们可以幸福地生活了。在物质方面,他们也不必发愁。如今回忆起那商人,当然是不认识他们的;如果认识他们,难道他会不告诉那可怜的老头子乔尔诺依·安得烈吗!

“一年以后……”卡洛依说道,“那位陌生人还会来的,再送来银行支票,我还会得到钱……不是吗?”

“是的,还会送来……”

“那时候,我还会愉快地收下一笔巨款!……”

① 吗哪(Manna),根据《圣经》记载,摩西率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奔向迦南,通向大漠,断了食粮。这时候,耶和华从天堂降下食物(吗哪)给以色列人吃,救济了他们。按宗教俗称,“吗哪”即天降的食物,“样子像芜荑子,颜色是白的,滋味如同搀蜜的薄饼。”(参见《旧约全书·出埃及记》第十六章第三十一至三十二节)

五

安娜和卡洛依逃跑不到半年的光景，老头子安得烈的家里忽然来了一位青年人。他的脸上流露着极端的痛苦和失望。

安得烈老头子从俱乐部回到家里，心里闷闷不乐；不晓得是因为他失去了年轻的老婆，还是因为输给牧师一盘棋……谁都猜不透。

当那年轻人向他走近的时候，老头子被吓得脸无血色，浑身发抖，退了几步，便倒在椅子上了。年轻人拉住他的颤抖的手，哀求地说道：“叔叔，我的亲爱的叔叔呀！（那时候，卡洛依还是一个青年）我向您赎罪！您给我什么处罚，我都愿意承受……”

“啊，她，我的老婆在哪里？……在哪里……”

“她……她没有回来……”

老头子长叹了一口气。

卡洛依继续说道：“当我把一切事情向您说完，那时您只能同情我，而绝不会仇恨我的。我遭受的苦楚，简直是说不尽。我的幸福很快就消失了，我落进了地狱。您的老婆的容貌真是美如天仙，可是她的心实在太丑了。她是女人当中最坏的一个。所以我再也无法忍受，只好离开了她。”

“可怜的卡洛依，我的侄儿呀！我非常同情你，但是你也应该同情我一下啊！你和她在一起生活了半年，而我却整整和她在一起生活了一年。我受尽了她的折磨……”

“她折磨您？”

“你大惊小怪什么？我和安娜结婚，大家都说我有福气，但是你见到我们各自独居的情形了吗？我一想起她，不禁心惊胆战。我晓得你和她逃跑了，我真感谢你。为了报答你——当我听到本镇那位商人说起你们的行踪的时候——我打发人给你送去一年的生活费。这样，我宁可年年供养你们，我不愿意再见到安娜了。”

一八四五年五月八日

（兴万生译）

爷 爷

严冬的夜晚，几颗赤裸的星星可怜巴巴地挨着冻，瑟瑟发抖着，几乎听得见它们的牙齿冷得捉对儿厮杀的声响。而且它们的眼神也在表示，为了发出这些光，它们付出的代价太高了；与在这寒冷的高空中做一颗星星，无遮无盖地闪着光，倒不如当个雇农或牧人什么的，可以裹在暖和的大衣里熬过这寒夜。

晚祷的钟声已经响过，整条村路上除了那个敲钟的老人从钟楼匆匆赶回家外，再也没有一个人影儿。冻结起来的雪在他的脚下吱吱地响着，狗却没有叫，也许是因为熟悉他的脚步声，也许是因为在这凛冽的严寒中懒得张口。

在这样严寒的天气里，谁要是能待在温暖的房间里，那他该是多么幸福啊，尤其不是单独一个人，而是全家都在一起，那就更美了。

村里这样幸福的人并不少，但谁能和彼得·彼尔乔您老人家相比呢！您老人家也曾不止一次地表示过，您绝不和世界上任何一个人交换命运，要是您还感到不满足，那您可就得不到上帝的恩典了。您可是一家九口都在舒适暖和的房间里围坐在摆满丰盛美味的酒食的桌子旁边啊！

桌上已摆好了晚餐。大家围坐在桌旁。老头子彼得·彼尔

乔坐在首席上，旁边坐着他亲爱的老伴。他们的左边坐着儿子米哈依和他的儿子——八岁的彼季。老人的右首有三个座位：第一个座位上坐的是九岁的卡季查，第三个座位上坐的是六岁的艾尔塞克，她们是米哈依的两个女儿。两个女儿中间是米哈依的妻子、三个孩子的母亲。桌子的末位是为一个女仆和一个雇工准备的，女仆叫潘妮，雇工叫费尔科。

女主人送上汤时，大家都站起来念祷词——孩子们出声，大人默念。然后大家坐下来喝汤。这时篱笆门的门闩响了一声，狗吠了起来，院子里响起一个孩子的叫声：

“你们快出来啊，狗要咬我啦！”

“是谁呀？”米哈依的妻子问。

“妈妈，你怎么啦，还听不出是谁的声音吗？这是比斯塔，我的教父安德拉什的儿子呀。”卡季查说。

“真的是他，”母亲回答说，“潘妮，快去，让他进来。”

潘妮霍地站起来，费尔科也跟着跑出去。

“喂，费尔科！”米哈依喊了一声。

“东家，您有什么吩咐？”雇工问道。

“孩子，你坐着，坐着吧，”米哈依温和地笑着说。“你坐着吧，你们干吗两个人都跑出去？嘿，费尔科，你真是个大傻瓜。有一次在穿堂里你拥抱了一下潘妮，可使你高兴啦。可你要知道，不管你是不是跟在她后面跑，反正她不爱你。”

“不爱，可我心里有数！”费尔科想。他坐到原位上，由于东家说穿了他往外跑的原由，窘得满面通红。

这时潘妮把男孩带了进来。

“乖孩子，你有什么好消息要告诉我们？”大家齐声问他。

男孩一口气说道：

“爹和妈向教父、教母、教祖父、教祖母问候，并要我来请你们，要你们马上就到我们家去吃晚饭，因为我们杀了一头猪。”

“乖孩子，杀了一头猪吗？”米哈依的妻子问道。

“教母，是杀了一头猪，有八千公斤零一磅哩。”

“恐怕是一百公斤零八磅吧？”

“反正一样！”男孩回答。“尾巴已经给我吃掉了，妈还打了我的手心，瞧，我的手这会儿还在发烧呢。”

“活该！不该去的地方就不要伸鼻子。”彼季打断他的话说。

“瞧我就不到处伸鼻子。”

“还说不到处伸呢！”比斯塔委屈地回答道。“你是什么时候把鼻子伸到黄油、蜂蜜拌面条里去的？那次也没有伸吗？”

“什么时候？”

“你好像自己也不知道似的。就在复活节！”

“比斯塔，用黄油、蜂蜜拌面条是在圣诞节！”卡季查摆出一副博学多才的面孔纠正说。

“算了，乖孩子，”米哈依的妻子和解地说。“你们俩都是好孩子，一个比一个好，只是不要互相揪住头发不放。我的比斯季卡，请你告诉干亲家，我们万分感谢你们的邀请，不过我们自己已经在吃晚饭了。”

“这有什么要紧！”比斯塔回答道。“爹和妈叫我一定要跟你们一起回去。他们说，你们老人家要是不去，哪怕等到明天，他们也不吃晚饭。”

“那我们怎么办呢？”米哈依的妻子问道。

“孩子们，你们去吧，”彼得老头说。“老太婆，你也去，我和孙

子们留在家里。”

“不，他爹，你去，我留在家里。”老奶奶说。“我前几天才去参加过婚礼呢。”

“瞧你说的，我的好人儿，婚礼我们俩都去了，你忘记了，是吗？”

两位老人为谁去参加了婚礼，谁没有去参加，谁该去吃晚饭，争了半天。最后决定奶奶去，爷爷留在家里。趁大伙在穿大衣准备出门的当儿，小比斯塔偷偷地跑到卡季查身边，小声问她：

“卡季查，你为什么不去？”

“你看见了，不许我去呀！”小姑娘回答。“爱尔莎一睡着，我就得抱她到床上去。”

“唉，多可惜！要不我就更快活了。你要是去了，我就可以和你跳舞。你知道，有几个吉卜赛人要上我们那儿去。”

“不要紧的，比斯塔，到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还要跳的。”

“跳是要跳的，我的宝贝，可还要等好久呢！恐怕还得等上一年！”

“也许要两年，你今年几岁？”

“我十岁，你几岁，卡季查？”

“我九岁。”

“嗯，那也许用不着等两年。”

“也许是这样，用不着等两年。”

米哈依两口子穿好了大衣，给奶奶穿戴好，就动身了。说真的，彼得老头开头很想亲自看一看，他亲爱的妻子是不是穿戴得好好的，会不会感冒。他还像三十五年前和她成亲时那样爱她。